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水操卷之二

錢布薰心之場。節倣峨眉絕頂。冰漉暑不銷。
一片巖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織埃弗染。
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
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纂水操第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騭舉之。
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辭密愧而出。震子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既厚乎？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爲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實蕭然無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簣單席。門不具帷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畱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鄜杜間。望見慎宅。環堵廝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泫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頌爲

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徵。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卦絆。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旣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非非集卷之八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爲鬱
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
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
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
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
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
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
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
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糞韃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四匹，金錄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齋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諼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畱一瓦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
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
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
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
遣吏卽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隔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齋絲百斤齋

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
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顧。常。侍。清。介。特。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繻。與。顧。郎。恐。顧。
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
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

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答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
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
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傷先壟
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
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
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
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
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
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儿○拔○秧○布○田
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
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
黃○公○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曰○作○飲

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肋狼藉
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義皇
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輓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
間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
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
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

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房瑄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貯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骯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

靡矣。

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閒。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玘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
一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
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
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
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
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
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徒好明玩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
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見豈非
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
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
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
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滅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恃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廨。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蔽。迺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廨。三携。

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于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文貞公縉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大襖。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

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
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
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
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
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
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王合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楮拾自資。見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
得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
雜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既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
來不欲當人之惠

孔顛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
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辨
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
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
江夏。

溟泮子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
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溟滓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
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
八金溟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
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溟滓
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
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
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

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

二裏

福建廉使陶垕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
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占地
無皮

吏科陳諤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
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倩

人乃躬自爲之。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昨非菴日纂種德卷之三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
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勞
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
川。皆月耳。纂種德第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當使絕
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
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
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緡
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
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
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
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卽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
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
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
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念。母問故。泣
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
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
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隸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賙斂棺槨。皆所未具。撫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

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
更資以衣食遣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旣貧鬻於連
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
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
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
座。公觀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
歸。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屋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謬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

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婿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貲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財。若償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

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婿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路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
說詢所自知爲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
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
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卽召其母令
擇壻且爲具奩遣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
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
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

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卽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卽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

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卽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卽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歸。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驗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焉。後帝奉命征

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
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
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
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
復渡。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樹。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允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卽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如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荅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

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
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
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
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
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
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

臥被與之。悞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
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
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
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欺。
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
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
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
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未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墓。

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腕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能坐臥赤日中。來年。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劬劬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耶。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
例。末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
幕官掃圖圖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仁。
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
查囚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
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
頭動。一霎時耳。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
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
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
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
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
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取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岸。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樞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嗣人

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墻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揜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
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
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
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
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
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
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

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嘗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上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
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
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
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
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

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敕
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
垂涕曰陷人於寀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
二千餘人掾史叩頭固爭篆曰邦文公不以
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
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

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按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浚。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按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鄭建中貨鏹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
大雨則戴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
自爲之屋亦爲繕治